



## 我有一所房子

◎陈海峰

挑好一大袋步出菜场,被一瀑朝阳劈头洒下。七点五十,大春抬腕看表。距五点起床烧饭送孩子到十公里外的学校后再备下两天的给养,上班时间绰绰有余。

三十岁以前,大春吃老妈烧的食物,三十岁以后吃女人烧的饭菜,大春心安理得。每日能吃女人烧的饭菜、有书看,足矣。

二〇二〇年年初,疫情突起,举国皆困,儿子除了网课外,学校还布置了应景的家庭实验,比如发豆芽。

遵学校提示,大春帮儿子备好黄豆、毛巾、不锈钢蒸锅。黄豆泡水一夜后铺于蒸屉,盖好锅盖藏于角落,叮嘱儿子每天浇水数回。起初还算积极,两天后儿子兴趣全无,浇水换水的活计全归了大春。

第三天,有些黄豆才鼓出小芽来,大春干劲儿更足了,一丝不苟进行拍照和文字记录。女人说:“儿子出生时也没见你这般上心。”大春嘿嘿。六天后,三分之一的豆芽已一寸多,再三分之一约两厘米,其余依旧是颗豆。

大春捧起平生第一把良莠不齐的手植小豆芽,竟生出神圣的情绪。

女人说:“我来烧。”大春摆手。起身在手机上一番操弄,把手机立于锅边,按图索骥,葱花、蒜瓣儿、酱油、醋、蚝油等依次摆齐。

“韭菜呢?”

“没有。”

大春二话不说,戴紧口罩、发动汽车,直奔超市。

三十分种后,韭菜黄豆芽上桌,博得一家老小交口称赞,被一扫而光。

洗过碗,大春又泡上了一盆黄豆。大春从一颗黄豆爱上了这份简单的成就感而不可收。

凉拌黄瓜、盐水毛豆、清蒸鲈鱼、葱烧豆腐、剁椒鱼头。纵使酸菜鱼碎成一锅渣,大春也觉得自己做出了最鲜美的滋味——哪有什么完美,就好比自己的孩子,从选材到装盘,世间没有比融入自我更美好的味道了。

大春释然,看来复杂背后自有一套简单明了的逻辑。

疫情打破了群聚的工作与生活方式,闲暇去空无一人的郊野,会遇到一小簇野葱,透着青山绿水的灵性,做成的葱油饼那是绝味。大春喜欢上了在苇草畔或树荫底支起一只小火炉,煮一碗白粥或面条,拌几颗油炸花生。节假日,邀上家人三五好友,携小炉,在天地间无羁地野聚,成了大春的期盼。

春日,与几名同事在塘边对茗清谈,孩子在国外学习小提琴的一位浸淫既久,开了古典音乐自媒体账号,短期内积聚起数万粉丝,更有音乐学院毕业生为论文事专门求教。

众人请荐一曲,同事轻抿一口茶娓娓道来,说起了圣桑《天鹅》的温柔。

夕阳西下,芳草融融,垂杨轻抚,寸许的鱼儿群戏浅底。明澈的旋律外,粼粼清波的河塘对岸,有迈着长脚的矜慢白鹭和怡然成双入对的野鸭。

大春沉静地注视着湖面,余晖里,分明看到了圣洁的天鹅。



曦微

◎宋从勇

## 界河的诉说

◎孙同林

在如东县西北部,有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,据地方志书记载,这条小河曾经是两地区的分界处,故被称作界河。界河以南是皋东地区,河北属泰州地区,界河两岸就叫作“界河边”。界河边拥有五六个自然村落、上千人口和近两千亩土地。

我家虽在界河南边一里多地,却从小耳闻目染了发生在界河边的许多事情。

小时候,一直听老人们说:界河这里曾经汇聚了许多的讨饭人,仅一次吃大户,现场的界河边乞丐就多达十八桌半,因此,“十八桌半”成了界河边的代名词。界河更是一条英雄的河,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,界河边发生过不少革命斗争的悲壮故事,牺牲了许多仁人志士。

1944年,界河边地下交通员王绍龙被日寇杀害于沿口据点。王绍龙是界河边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,他的妻子徐明也是党员,但夫妻俩一直不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同志,直到王绍龙牺牲。

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1月31日清晨,国民党驻栟茶的军队妄图利用大雾天气,偷袭中共如东县景安区政府驻地——吴家埝,其时,如东县委主要领导王野翔、林德明、周治农、魏志田等正在吴家埝开会。负责警戒的如东县警卫团七连连长范长荣、连指导员曹达

富立即分兵阻击敌人,掩护县领导和区委机关转移。激战发生在距界河边东南边约一公里的殷家渡,战斗中,曹达富不幸中弹负伤,他命令身边的同志撤退,自己掩护他们撤离,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。

1947年8月的一天,景安区小队40余人夜宿界河边,由于敌人内线告密,驻沿口据点的敌人连夜前来偷袭,拂晓前逼近区队驻地。时任区队指导员的康明德查岗时发现敌情,他舍生取义,立即鸣枪将敌人引向自己,掩护区小队安全撤离,而自己负伤被俘。在敌人面前,康明德大义凛然、宁死不屈,惨死于敌人的乱刀之下。那天,界河边青年农民缪锦山被敌人疑为我区小队探子,也被残酷杀害。

为了国家的解放事业,界河边的李炳发、缪三才、缪锡山、孙恒山、孙纬经、骆德芳、徐功华、张鹤银、孙惟年、吴松涛等热血青年纷纷投身革命,踊跃参加新四军。孙惟年、张鹤银等在战斗中英勇献身。

小时候的我,就是听这些革命斗争故事长大的,英雄的热血传奇,像波光粼粼的界河水一般滋养了我。

界河很小,水里却有取之不尽的鱼虾、螺蛳,河边的不少农人也兼顾着成为渔民,他们就在界河里捞鱼摸虾,以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。罾泥船将河里的水草肥泥捞

上来,滋养了两岸农田里的庄稼,成为人们生活的依赖。后来,我对界河有了新的认识:界河是一条生命的河,它日夜汨汨流,滋润着一河两岸的土地和农人;界河是一条富有激情的河,它终年流淌不息,孕育出无数英雄。

20世纪60年代,在界河南边五六十米的地方开挖了一条新河道——新红河。开挖时,弯弯的老界河大部分被填埋。自此,新红河便成了老界河的新生,不少老人甚至就把新红河叫成界河。这里的人们十分珍惜和爱护这条母亲河,他们总是利用冬春农闲为河堤栽树植绿。近几年来,地方政府投入巨额资金对河道实施清淤、对河坡进行修整,新红河由原来的污水河变成水清岸绿的观光河。

我时常走近新红河,看河道上架起的几座如彩虹一般沟通两岸的桥梁,给两岸农田耕作和农产品的运输带来了便利;看河道里水清见底,河坡上草青树绿,有老人在岸边或散步、或垂钓,河道成了人们消遣的好去处;看两岸农田水利新设施,真正做到旱能灌、涝能排,给现代农业插上科技腾飞的翅膀……桥下的潺潺水声仿佛在告诉人们:过去的界河,是一条辛酸的河、一条奋斗的河、一条英雄的河;今天的界河,变成了一条图强的河、一条振兴的河、一条幸福的河。



## 弹琴的老人

◎小茹

小区附近开了家新的社区型购物中心,方便了居民的生活消费和业余休闲。初夏的一个晌午,我去购物中心的一家餐厅吃饭。吃完午饭,突然听到一阵琴音。循声走去,只见商场过道上摆着一架钢琴,琴身上画着五颜六色的涂鸦图案,还写有一句“Play me, I’m Yours”(来弹吧,我是你的)。

一位白发老人正在认真地弹琴,看起来琴艺并不精湛,我听了大约一分钟他就弹错了,从头再来一遍。他的身旁,站着一位同样花白头发的老奶奶,见他弹错了马上

凑过去和他“指指点点”。尽管老人家弹得磕磕绊绊,但我还是听出来了,他弹奏的是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出道曲《水边的阿狄丽娜》。奶奶告诉我,弹琴的是她的老伴,他俩是退休后一起在老年大学里学的钢琴。

近些日子,他们发现商场的每个楼层都摆放了一架涂鸦钢琴,艺术走进商场,人人可以弹奏。于是,老两口每天吃完午饭或者晚饭,就携手步行到商场,弹一圈琴,然后再散步回家,运动、娱乐都有了。有趣的是,老奶奶还告诉我,他们常常更换不同楼层的钢琴弹

奏,因为每一架钢琴的涂鸦图案都是独一无二的,不同的涂鸦钢琴不同的楼层风景能带来不同的心情和意趣。老奶奶还说,虽然他们老两口都在学钢琴,但是家里还没有买钢琴,只有一架电子琴。所以,商场里的免费钢琴正好也可以陪他们练琴。

这对老夫妻活得很浪漫,一起学琴、一起散步、一起练琴。站在一旁,我又听老人弹了《秋日私语》和《梦中的婚礼》。后来,又换了奶奶上去弹。当他们双双沉醉在美妙的音乐享受之中时,我亦觉得,这倾听的时光如此美好。

